

# 不必人人都一樣



在國外的時候，看到了許多自由自在的生命，他們奮力工作，奮力去玩，做任何事都盡情盡興。並不是要完全認可他們的價值觀，可是他們給了你一個角度去思考，是否真的要為自己的人生如此設限。

以前同辦公室的津巴布韋女生，不喜歡自己的國家，只身來到倫敦生活，發現未婚夫對她不忠誠，迅速了結感情，找了一個小她5歲的實習生男友，開始新生活。

室友的同事，雙胞胎孩子的單親媽媽，孩子白天放日托，晚上自己照顧，堅持不與前夫復婚，原因是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不願意再照顧第三個孩子。

室友的朋友，一個近50歲的阿姨，為女兒找到了一個食雜店收銀員的工作而激動不已，拍手叫好。這些人的生活，你能理解嗎？這些人的快樂，你能明白嗎？這些人的選擇機會，你會給自己嗎？

回到孩子的教育上，對每個交談過的孩子我都會說，去遠一點的地方唸書吧，儘量看看更大的世界。看得越多，也許就越知道該如

何選擇，如何前進。越多思考，也就越知道哪個部分的自己是無法改變的，你必須尊重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讓這個自我，做最合適的事情。

小孩A，是一個溫和的小姑娘，她說話聲音很可愛，大家很容易喜歡她。她會寫文章，文字柔韌有力量。她沒有很強的上進心，成績不是很好，媽媽一直很焦慮。上了大學，媽媽又要她考研。在我心裏，如果她多看書，堅持寫作，以後去報社做個小記者或者編輯，安

靜靜地生活就很好。上進心這種東西，沒道理要求每個人都有。

小孩B，是一個塗很多髮膠的小男生，他總是斜着眼睛看人，對溝通很抵觸。他以前是個小混混，剛重回校園，還處於很自我的階段，爸爸也是要求他考名牌大學。我覺得，引導他去學點技術，以後做銷售，發揮一點小混混的潛質，也會有一片天地。名牌大學，不是每個人的目標。

小孩C，是一個安靜的小女孩，鋼琴彈得好，成績很好。家長希望她更加開朗，為人熱絡一些。在我心裏，她會慢慢成長成一個有詩書氣質的小美女，在大學校園里彈鋼琴，念唸書，她會成為男生眼里的風景，即使不善言辭，並不妨礙她內心有一個閃閃的太陽。善於交際，並非必需的性格特質。

小孩D，是一個我素未謀面的小孩。父母忙於為事業打拼，孩子學習成績不好，他媽媽要了我的QQ號，非要小孩和我聊天。某天我一上線，小孩問我，你就是我媽說的那個成績很好的人嗎？你要和我說什麼？對小孩的媽媽，我當下很無語。你自己十幾年沒有好好引導孩子，指望我一個陌生人改變小孩內心的不安和反感，這可能嗎？健康的心態，需要父母的耐心和體諒，慢慢培養。

請尊重每一個個體對自己生活的選擇，請相信並不是大家眼里的才是好，請看清楚自己內心是否困擾，是否迷惑。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內心的富足和快樂，絕非世俗的引導，而是自己的選擇。(作者: rubylulu)

遇到緊急情況，必須15分鐘內離開家，你和家人能保持冷靜嗎？你會糾結於一些重要的文件或日常用品，諸如藥物、身份證、數據線等等，還有無法割捨的紀念物或貴重物品嗎？

## 請準備好逃生包

作者:馬琳·麥肯納 符詩堯/譯

當我在電視中看到恐怖的龍捲風畫面，或是熱帶風暴要來時，我會把以上問題當作一次練習去思考。我曾住在颶風海岸——得克薩斯州，以及龍捲風走廊——明尼蘇達州，所以我定期就要做這種準備。而現在，我大多數時間在亞特蘭大市，另外一些時間在緬因州。因此，我現在不會把重要文件保存在防火的保險箱中；家里的任意角落也不會放有裝好電池的手電筒。

而近期的一次經歷讓我我知道我是多麼沒有遠見。

6月，一場大規模的風暴襲擊了美國中西部和東海岸，預報說最南端不會低於北卡羅來納州，所以，每個人都沒想到風暴也會影響到亞特蘭大市。晚上7點後，天色驟變，樹枝抖動。亞特蘭大市是美國本土48個州中的森林城市，人們都會修剪枯枝，養成關注老樹倒向的習慣。

一個小時後，雨開始減弱，風也變柔和。此時，室外有雲掠過，閃電在遠方。這時一個不像閃電發出的火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抬頭一看，鄰居前院一棵一米多高的櫟樹被劈開，倒向我們家的電線杆。電線開始冒出火花，樹幹冒起了煙。我們報了警，也給電力公司打了電話，然後把車移開，並告訴鄰居不要出來。警車和消防車很快到來，封鎖了道路，這也是電力公司員工來之前他們唯一能做的事。

樹突然燃燒起來，情況一下變得嚴重起來。不斷有火花墜落，電線杆的纜線被樹壓彎。

為以防萬一，我們決定馬上撤離。我們先把貓放進貓箱里，為手機充上電，關上

櫥式機並拔掉插頭，帶上筆記本電腦及平板電腦。做完這些，我們想了一下，如果要離家幾天或更久，我們在這10分鐘里還能帶上些什麼。幸運的是，我們夫婦經常出差，因此洗漱袋和數據線都準備好了，也存有身份證及銀行卡的掃描圖像。而一些

我應該拿上放在桌子上的外置備份。如果情況很糟糕，處理工作上的細節將會變得很棘手。我想著有網銀，卻忘記帶上工作電話或任何工作賬戶號碼。我的丈夫(航空工程師)和我(流行病和災難記者，飛行員)都相當習慣處理緊急情況，我們只有一個寵物需要留意，沒有小孩或老人需要安撫。最幸運的是，我們最終沒有撤離。

所以我想提出一個忠告：趁安全時分出精力來思考一下，如果你遇到我這種突發情況，該怎么做。尤其要想一下你的“應急包裹”里應該裝什麼，最好能進一步預演一下，自己動手打一次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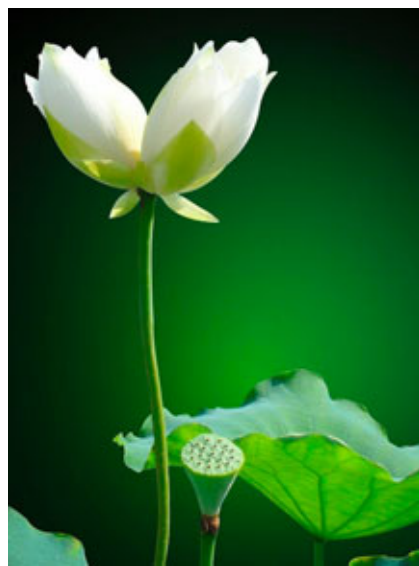
邁克·克斯頓就經常思考這方面的問題，他是新興疾病方面的專家，也是佛羅里達州的急救醫務人員。他把這稱為逃生包。在他的博客里，有很多如何在緊急情況下，在幾個小時、幾天、幾周內收拾東西的信息。如果覺得準備好逃生包有點過，或者你沒有足夠的儲存空間，那就試著做一份“逃生列表”——為緊急時刻時所需要的東西列一張單子，並打印出來，以防斷電時電腦打不開。最後一定要記得把這張單子放在一個容易想起來的地方。

你可能會覺得這個建議太過戲劇化。你肯定認為，如果不居住在颶風海岸或龍捲風走廊，就不會有這種風險。我完全想不到，在一個夏天的夜晚，我會遇到燃燒的樹和着火的高壓電線。危機總是在意料之外不期而至，唯有保持一個冷靜和受過訓練的頭腦，才能應對。

最重要的證件，如護照、結婚證、公民證，都放在一個耐高溫的保險箱里。我們把少量衣物、手電筒、少量小的貴重物品打包，並拿上了錢包。我又用保鮮袋裝了一些貓罐頭、勺子、小碟子。正當我們設法帶更多東西時，突然意識到要走到車上並不安全，因為一定會經過那個被壓彎的電線。我們將包裹放在門口，等待離開的時機。

30分鐘後，樹燒穿了，倒向一邊。電線被彈出響聲，好在沒斷。火勢漸漸變小，被雨水澆滅。消防人員認為安全了，警察確認了一遍，認為我們可以回去睡覺。為了以防萬一，之前收拾好的行李還是放在門口。

第二天，我回顧了頭天的情況。說實



## 「將要」之美

(外一篇) 作者黃永武

當我的博士論文快要完成的時候，林尹老師對我說：“在將要得博士學位的此刻，是人生最美的時光。”他把“將要”二字念得好響，話里充滿玄機。人生在“將要”的時刻，總是滿心憧憬，眼看辛苦的汗水都將化為成功的瓊漿，這份期待向往，最教人心醉。一旦獲得學位以後，工作可能無着，戀愛可能失敗，所謂“博士”，離真正的學問依然遙不可及，那時興起的“不過如此”的癡癡，滋味遠不如未獲博士之時呢！

這使我想起，把一鍋佳肴調好了味，淺淺地嘗一口，那熱騰騰正在興頭上的一小口，滋味美得醉人。這一小口是長時間採辦、煨炖的期待，與即將來臨的大嚼、胃口十足相比，帶點饞吻，使滋味特別濃香。這一小口，如果拿來與飽嚼饜饜以後相比較，飽足後的滋味要少得多了。

從此，我懂得欣賞“將要”之美。

## 不公和不義

作者:周國平

孟德斯鳩說：對一個人的不公，就是對所有人的威脅。為什麼？因為對一個人的不公，所顯示的是制度的邏輯，可以用來對待所有人，無人能保證自己幸免。

我想補充說：對一個人的不義，就是對所有人的侮辱。為什麼？因為對一個人的不義，所顯示的是人格的卑劣，他不只是在侮辱某個具體的人，而是在侮辱所有人的尊嚴，這個尊嚴是在所有人身上都存在的。

所以，看見不公，我們要警惕制度；看見不義，我們要當心小人。

別問我將來怎樣

斯諾登並不是俄羅斯謝列梅捷沃機場中轉區唯一的滯留者，在此之前，在歐洲國家最著名的機場滯留者是來自尼日利亞的婦女伊莎貝拉。大家都知道她的臨時住址——謝列梅捷沃機場2號航站樓3樓卡其色睡袋。

在那篇名為《囚禁在謝列梅捷沃》的新聞稿里，伊莎貝拉一度袒露了自己的心裏話：“別問我將來怎樣，我害怕，我會死。”

2006年，為了躲避迫害，她從家鄉前往德國慕尼黑，中途又改變計劃，決定乘飛機前往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找工作。不幸的是，在莫斯科轉機時，同行人員將她拋棄了。當時她既沒有證件，也身無分文。最終不得不成為謝列梅捷沃機場2號航站樓3樓的難民。

當伊莎貝拉的遭遇見諸報端後，人們自發行動來救援這個不幸的女人，機場每日給她提供三餐。

2008年5月27日，在機場滯留了20個月後，伊莎貝拉在國際移民組織的幫助下返回家鄉拉各斯。

機場里的商人

如果說伊莎貝拉的遭遇讓人垂憐的話，有些天生的商人就令人心生贊嘆了。

巴勒斯坦人若拉一度是伊莎貝拉的鄰居，他也住在謝列梅捷沃機場的中轉區，他無權出關，也無權搭乘飛機，所以只能滯留在這里。儘管最初在航空公司的幫助下，每天三餐他在餐廳

解決。但3年後離開俄羅斯前往埃及時，若拉完全變了，不僅說俄語已經沒有口音，而且還大包小裹地購買免稅店的商品。這其中的緣由有些匪夷所思：若拉用紙盒搭起了臨時性的小房子，然後以5美元的價格出租給那些希望單獨過夜的乘客，而如果是小兩口，則收10美元。

印度人普萊姆基則是一個從法律角度來說“不存在”的人。從2001年7月16日矮胖的普萊姆基身穿亞麻褲子抵達莫斯科起，他便滯留在謝列梅捷沃機場。他憑一本偽造的護照進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，被發現後遭到驅逐。不過和其他滯留者不同，普萊姆基並不想返回家鄉印度。他仍舊夢想着去歐洲，而不是留在俄羅斯，因為他認為那裏條件比俄羅斯更好。

相比以上停留數載的滯留者，住在法國巴黎戴高樂機場里的邁爾漢·卡里米·納賽里更富於詩意：他為等待一架能夠載其飛往英國的飛機，在機場一等就是18年。

他常常坐在戴高樂機場一號航站樓的紅色長椅上，行李箱整齊地堆放在腳下。他喝了一口熱咖啡，看着人來人往，偶爾豎起耳朵，聽着機場廣播，然後繼續低頭，閱讀手上的希拉里傳記。

1977年，剛剛從英國學成歸國的伊朗人納賽里(他是英國人和伊朗人的後代)，因為參加了一場反對伊朗國王

的抗議活動，被自己的國家驅逐出境。由於是被驅逐，所以他沒有護照。納賽里向歐洲國家尋求難民身份，不過一次又一次被拒絕。

挨過了難熬的4年，到了1981年，納賽里的難民身份終於被比利時承認。他得到了自己的難民證件，可以申請成為一個歐洲國家的公民。幾年後，納賽里決定去英國尋親，不過當他到達巴黎時，行李被偷，所有能夠證明他身份的文件全部沒了。

這一年是1988年，是納賽里的“滯留元年”。納賽里試過買了一張去英國的機票，但是沒有任何證件的他未能登上飛機，而是被送回了法國戴高樂機場。法國警察最開始以“非法入境”為由，逮捕了納賽里，但因為他身上沒有任何文件，所以根本不知道應該將他遣送回哪個國家。

納賽里在機場安頓下來。一個律師志願幫他打官司，實現他去英國的願望。1992年，法國一家法院作出判決，納賽里是“合法入境”，所以，法國不能驅逐他。對納賽里來說，這意味着除了機場，他哪裏也去不了。

而比利時政府的官員也做了一件不厚道的的事情：他們說自己有能夠證明納賽里身份的文件，但必須納賽里本人到比利時來拿；可他們又不允許納賽里返回比利時，

因為根據比利時的法律，一個自願離開比利時的難民，不能夠再踏上比利時的土地。

就這樣，納賽里在戴高樂機場住下了，但他從來不覺得自己是難民。他穿着乾淨，不留鬍子，唯一的一件西裝上衣掛在機場的手推車上，所有行李都整齊地放在行李箱里。機場的牧師每周都會過來探望他幾次。機場的醫生也時不時過來幫他檢查身體。他拒絕旅客的施捨。有幾次，這位紳士還將撿到的旅客丟失的錢財交給了機場警察。

他每天早起晨讀，還喜歡和機場書店的員工們探討本月好書。晚上，等到機場的商店關門後，他就去刷牙洗臉，準備睡覺……是的，這個故事也許在好萊塢電影《幸福終點站》里看過，湯姆·漢克斯精湛的表演讓納賽里成為名人。

還有一種說法是，比利時政府後來曾允許他回到比利時，但納賽里自己還是想去英國，拒絕了比利時的好意。法國政府後來也給了他法國的居留許可，這樣他就可以自由活動，想去哪就去哪了。但他還是拒絕在上面簽字，因為文件上將他的國籍寫成了“伊朗”，他希望寫成“英國”。有人認為，就像《肖申克的救贖》里住慣了監獄的摩根·弗里曼，習慣了機場生活的納賽里越來越抗拒離開機場。

2006年的一天，納賽里不得不屈從命運。他因生病住院，出院後，被送到巴黎的一家收容站。而機場滯留者的故事，依然在世界各國的機場里上演。



## 機場滯留者

作者:稼辛